

云中岳武侠精品

虎啸金陵

怪侠系列



下

太白文艺出版社

I247.5
3318
(2)

云中岳武侠精品

怪侠系列

虎
嘯
金
陵

(下)

台湾 云中岳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十七章	又遇刀客	(331)
第十八章	弄巧成拙	(355)
第十九章	绝剑狂客	(371)
第二十章	以牙还牙	(390)
第二十一章	鬼碰上鬼	(411)
第二十二章	真人亮相	(433)
第二十三章	解释仇怨	(454)
第二十四章	降伏老道	(473)
第二十五章	虎啸金陵	(499)
第二十六章	小屋情侠	(520)
第二十七章	夺毁盐船	(540)
第二十八章	江南双娇	(554)
第二十九章	仙子被擒	(566)
第三十章	捣毁天宫	(581)
第三十一章	刀斩双煞	(602)
第三十二章	菜园激斗	(624)
第三十三章	生死一决	(646)

第十七章 又遇刀客

旁观的侍女和仆妇，眼看月华仙子屡陷危局，心中大急，情不自禁拔剑出鞘跃然若动。

只要上去一个人，用虚招佯攻，就足以吸引谭姑娘分心，月华仙子便可乘机扭转危局。

仆妇忍不住了，焦急地迈出一步。

“这是一场公平的拼搏，不许第三人插手加入。”柳思声如洪钟，狠盯着跃然欲动的仆妇，“谁敢不听，逞强出手，保证灰头土脸。”

仆妇瞥了一眼，冷哼一声，剑向前一伸，脚下轻灵地冲出。

噗一声响，尘埃碎土飞溅，一块泥团在仆妇的右肩外侧爆裂，真的灰头土脸。

仆妇噤了一声，向下一仆，狂乱地用手拭抹溅及右脸的泥屑，脚下用不上劲爬不起来。

“下一个是你。”柳思向大惊失色的侍女示威，“你要不要来几下？”

“你是九华剑园的人？”侍女不敢冲上，急急扶起满脸泥屑的仆妇。

“不是。”柳思扬起手中的泥块，“我主持公道，不许倚多为胜。”

传出一声娇叱，铮一声剑鸣。

月华仙子被迫接这攻向胸口的剑，火星飞溅中，身形被震得向左飞撞，劲道比谭姑娘弱，震力相当猛烈。

再一声娇叱，谭姑娘剑如匹练乘势迫攻。

侍女大吃一惊，斜冲而出要替月华仙子解危。

噗噗噗闷响连续，泥尘急爆，三团泥块皆在侍女身上爆碎。

“哎……呃……”侍女摔倒在地哀叫。

仆妇刚爬起，泥块到了，噗一声这次击中后脑，冲倒在侍女身侧，这次真的爬不起来了。

月华仙子刚双脚沾地，匹练已排空射到，没有思索的余地，双脚本能地一蹬，身形从剑尖前飞退，锋尖距小腹仅一发之隔，压体的剑气直逼腑脏。

噗通通水声震耳，水花飞溅，仙子落水。月华仙子怎知身后是池塘？更不知相距不足八尺，身形倒飞将近两丈，顺理成章成了落汤鸡。

她的水性不差，向对岸游。

“下次你绝对抢不到先机了，我一定可以再捉住你拍卖。”她一面游，一面扭头尖叫：“我费了那么多心机，损失了不少人……”

“这叫偷鸡不着蚀把米，你是自作自受。”谭姑娘哈哈笑，不像是面对死仇大敌，“你最好别让我捉住你，我一定以牙还牙，托朋友设法，也把你卖入那种地方，一定。”

侍女背起了仆妇，狼狈急遁。

“你真挡住了那两个妖妇。”谭姑娘到了柳思身旁，笑容纯真十分动人，“真人不露相，我想，你在耍那条狂龙，耍得他损兵折将。”

“你真把她逼入池塘洗澡，很了不起。”柳思顾左右而言他，故意摆脱耍弄狂龙的话题：“不过，你打她个措手不及，不让她有施展巫术的机会，有失光明。”

“其实我很怕她的巫术呀！”

“这种地方，哪能施展高深的巫术？除了一些药物与小障眼法之外，她的能耐就无法对你构成威胁了。你的剑术下过苦功，信心十足，难怪你敢再三向八表狂龙挑战，你的缺点是……”

“是什么？”

“爆发力不够。”他坦率地说：“对付具有致命奇学的八表狂龙，神奥精微的技巧用处不大。从几微的空隙中突入，行致命的爆炸性一击，而且要神意汇聚于一点，才能攻破他的芥子神功保护墙。”

“什么？你……你说他……他练的是芥子神功？”谭姑娘吃了一惊，眼中涌现惶恐的神情。

“对，一种练内丹的神妙内功。”柳思对这位报复心淡薄的小姑娘甚有好感，热心地指示机契，“是玄门十大度劫神功之一，但却源出佛门心法；究竟渊源谁属，没有深究的必要。你所要注意的是，凝聚真力，伺机而动，激他浪费精力，候机制造致命一击的机会；不击则已，击则猛然爆发。以你的修为估计，即使毙不了他，也会造成相当严重的伤害，问题在于你是否能制造一击的机会。”

“这……”

“好好想想应敌的策略。”柳思伸手拍拍她的肩膀表示鼓励：“江边已布了渡江的陷阱，不要寄望在这里过江。你们是在水边长大的人，这条江并不比这座小池塘危险多少。再见。”

“等一等……”

柳思一跃三丈，有如电射星飞。

白发郎君身边，已经有六个人了，愿意帮助他冒险向仰止山庄挑战的人，都是与他臭味相投，好色好财的玩命浪人。

八表狂龙的人昼伏夜行，白发郎君是老江湖，也昼伏夜行，

盯牢了仰止山庄的人，故意不理睬巡缉营走狗，聪明地避免与走狗公然冲突。

八表狂龙兵分两路，追逐分两路逃走的九华剑园群雄，一切动静皆在白发郎君的监视下，紧盯在东方姑娘一群男女身后，走上了至南京的路。六个人也转折抵达江浦，明知东方姑娘一群人追随八表狂龙行动，必定不再公然现身，而他们六个人，却可公然活动。

他们在江东老店歇息，在没查出东方姑娘一群人正确行动之前，不打算落店投宿，仅借江东老店歇息。

奔波了一夜，六个人在食厅叫了一桌酒菜，准备酒足饭饱之后，派两个人外出打听消息，其他的人歇息睡觉养精蓄锐。

酒至半酣，厅外来了恢复本来面目的柳思。

“嗨！你们刚到呀？辛苦辛苦。”柳思流里流气打招呼，直趋桌旁拖张圆凳落座，“诸位精神抖擞，好像没受多少风霜之苦呢！”

白发郎君见了他就头疼，却又无奈他何。

“盛夏时节，哪来的风霜？没知识。”一位生了一双金鱼眼的大汉，鱼眼一翻讽刺他，“你这厮流里流气，贼头贼脸，一脸不做好事坏胚相，干什么的？”

“他两位没告诉你们？”柳思指指白发郎君和飞虎钟雄，“我是安桩布线踩盘子的专家；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变色龙蛇。在徐州这位东门大爷，就要我帮忙找九尾蝎的下落，攀上了扔不脱甩不掉的交情。唔！我觉得你老兄有点面熟，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老兄的贵姓大名是……”

“大爷游神甘霸，可没见过你这种小蛇鼠。”大汉金鱼眼凶光暴射：“滚到一边去。”

“东门大爷，你的朋友对我不礼貌。”柳思找上了白发郎君，“他一定非常了不起，因此非常傲慢自大，神气得很，你怎么

说？”

“老弟，你不要故意找麻烦好不好？”白发郎君愁眉苦脸：“你们也在县城落脚？”

“什么？”游神一把揪住柳思的领口，将人掀起向白发郎君质问：“这混蛋故意找你的麻烦？”

“甘兄，不可……”白发郎君惊叫。

柳思被揪住领襟拉离圆凳，不但没生气，反而不住邪笑，毫无惧容。白发郎君心中雪亮，柳思又在扮猪吃老虎了，他上过当吃过亏，知道要糟。

柳思果然采取行动了，左手一招，反扣住游神的掌背压牢，用的是最普通的反制术，但不扭身压肘，右手一指，抓鹅似的扣住了游神的咽喉。

压掌后拉，扣喉前伸，游神的右手被拉长，骨节发出怪响，猛烈地挣扎，像被鹤嘴夹住的泥鳅，却无法挣脱掌握，舌头开始外伸。

“凭你游神那两手鬼画符功夫，就敢在我面前放肆，你也未免太狂了。”柳思脸一沉，不怒而威，“你能活到今天而不死，一定是老天太眷顾你，大发慈悲不让你碰上更狂的对手。给我安分些，免得我把你揍得叫皇天，哼！”

手一松，游神跌坐在地发呕，咳嗽，抚喉，紫涨的脸片刻才恢复原状。其他三位气概不凡的人，全都大吃一惊，几难相信名号与武功皆不逊于白发郎君的游神，被一个自称安桩布线的小人物，用粗俗的手法所制住。

食厅有几个长住旅客进食，也有几个店外的食客。跟在柳思后面入厅的三个矮身材旅客，目击冲突的发生和结束，三个人相对打眼色做鬼脸，忍笑的神情明显。

“柳兄，算我怕你。”白发郎君一脸无奈，像在央求，“以往多有得罪，我曾经陪过不是……”

“你用不着怕我呀！我并没怪你。”柳思自己找碗斟酒，没收了白发郎君的筷子倒转使用，“见了面，咱们一直就嘻嘻哈哈客客气气。你纠缠东方姑娘，我并没和你争风，甚至暗中帮助你，我够朋友吧？”

“你……”

“不久之后，仰止山庄的人，可能也进城踩探，他们仍然不放弃找老凶魔算账，抢救两金刚的念头，当然也顺便替八表狂龙探路看风色。目下东方姑娘在城西的凤凰山，你不会冒冒失失赶去送死吧？”

“她真在？”白发郎君欣然问。

“和那条狂龙一起，两人卿卿我我好得蜜里调油。你毫无希望，东门兄，放弃吧！狂龙已经注意你了。”

“那条狂龙忙得很呢！忙着杀人，杀高手名宿示威，杀可能威胁巡缉营的大豪大霸，哪有闲工夫分心，注意我一个小有名气，对他或巡缉营毫无威胁的人？”白发郎君口没遮拦，语惊四座，“论人才武功，他都比我白发郎君高一品，所以他一点也不在乎我和他争女人，没把我当成竞争的对手，我要他后悔，哼！”

“狂龙的确在忙，你说对了。”柳思一口喝掉一碗酒，“在临淮，他在片刻间便与西岳炼气士，宰了关洛双雄六个侠义道名宿，被他碰上的高手名宿，很难逃出他的毒手。东门兄，你说他没有闲工夫分心注意你，那就大错就错了。”

“你是说……”

“他要我调查你身边的人。”柳思向青衫客展鸿图一指，“也许是你。”

“我是什么？”青衫客脸色一变。

“他知道有人在他身边窥伺，不时向他骚扰，神出鬼没，影响他的安全。展老兄，如果我所料不差，你的武功比飞虎钟雄老兄扎实，在你们六个男女高手中，该是武功最高的一个。我想，

八表狂龙所怀疑的人，可能是你。”

“胡说八道”青衫客脸色泛青，“那天晚上，他一掌就把我打得内伤吐血，说我接不下他一掌，他怎么可能怀疑是我？那天晚上他被那个蒙面人痛打，那时我已经吐血昏迷了。”

“那么，是你？”柳思指指瞪大金鱼眼的游神。

“胡说八道！我在滁州才与东门兄会合。”游神不敢再逞英雄，亟口否认。

“那么，你。”柳思指指留了虬须的大汉。

“我龙须虎王怀义，三天前还在南京逍遥。”虬须大汉冷冷一笑，“我倒有兴趣，斗一斗这条从京都来的什么狂龙，哼！”

“想来一次龙虎斗？”

“有何不可？”龙须虎傲然拍拍胸膛：“我龙须虎也是一代之雄，当代的风云人物，十年前就名满江湖，他八表狂龙……”

“他成名不到两年，你这头虎是前辈。好，我就这样据实返报了。”柳思投箸而起。

“你走得了？”龙须虎推凳而起，虎目怒睁杀气腾腾，“江湖朋友对付探子眼线的手段和规矩你该懂，你是巡缉营的走狗探子？”

“我不否认是探子，但否认是巡缉营的人。”柳思又恢复嬉皮笑脸的神情，“王老兄，不要在我身上打任何怪念头，那不会有好处的。两虎相斗，必有一伤，伤的一定是你，我敢打保票。”

“你……”

“两虎相斗必有一伤，这句话不一定正确。通常猛虎碰头，大吼大叫一番了事，拥有地盘的虎通常是胜家，动动爪子冲几次摆场面，并不真和入侵地盘的虎拼老命，所以，虎与虎之间，本质上不会舍死忘生相斗，又怎么可能和龙拼老命？你龙须虎虚张声势不伤大雅，引起龙的反感你就灾情惨重。诸位，小心了，再见。”

六人气沮，眼睁睁目送他大踏步出厅，没有人敢出面相阻。

香风入鼻，桌旁多了一个穿月白长衫，齿白唇红，手摇折扇的俊美年轻书生。

“你们都是江湖上的高手，响亮的风云人物，竟然让一个巡缉营的小眼线，在你们名宿面前撒野？”书生眉目亮晶晶，说的话隐隐含责难，“你们都知道他是八表狂龙的眼线柳不思，是吗？”

“月华仙子，你少来趟浑水好不好？”白发郎君脸上一阵青一阵白：“我当然知道他是柳思，还是我在徐州从车行把他拖入这场是非的，那时他在徐州车行做伙计，每月赚五两银子。我和他的事，请勿过问。”

原来这书生是月华仙子，女扮男装极为出色，大概是有意逗那些怀春的少女发疯，打扮得太俊秀，是大闺女芳心憧憬的俏郎君。

“我与巡缉营有债未清，有权过问呀！”

“刚才为何不拦住他？”

“他对我并无敌意。”

那天她被八表狂龙的人突袭，精衰力尽时碰上了柳思，不但不乘她之危对付她，反而要她调息以恢复元气。迄今为止，她仍然弄不清柳思为何轻易地放过她，她也就无意对付柳思。

“你不存心伤害他，他就不会对你有敌意。”白发郎君不便多加解释，被柳思痛打的事怎好启齿？“他是被迫的，咱们也不便找一个小人物泄愤，彼此互不侵犯相安无事，对咱们有益无害。”

“我想求证一些事。”

“仙子的意思……”

“八表狂龙经常铲除一些高手名宿？”

“不错，任何人冒犯了他，立下毒手，英雄豪杰妖魔鬼怪一视同仁。”

“关洛双雄六个英雄，在临淮被杀，我虽然不是目击者，却是被八表狂龙穷追时，在中途所发生的事故，我赶到现场仅晚了一步。”月华仙子黛眉深锁，“知道这事故的人，除了我的人之外，只有一个人在场。”

“一个什么人？”

“一个用布袋套头，只露出双目的怪人。”

“会不会是骚扰八表狂龙的人？”

“不知道。”月华仙子说：“这种事与我无关，我也就不便声张。问题是，柳不思怎么可能知道？”

“你真笨，仙子。”白发郎君调侃她，“他是替八表狂龙跑腿的眼线，当然知道八表狂龙杀了某人啦！他精明机警，是个万事通。”

“不可能。”月华仙子坚决地说：“八表狂龙公然搏杀高手名宿立威，必定制造搏杀的理由。但没有目击，那就成了谋杀，秘密处决了事，不会向外宣布。当时没有人目击，他们正在追杀我们所有的人，碰上了定加除歼，怎敢张扬？决不可能让柳不思知道，参与的人必定人人守口如瓶。”

“你这是想当然的一厢情愿想法。”

“也许吧！”月华仙子意动，“但不无可疑，我会留心这件事。我要跟踪他，失陪。”

她走了，三个小旅客也算账离去。

城北是商业区，大道直抵浦子口镇，约十里左右，商旅往来十分方便。

柳思在小庙朝天宫，和那位叫拐子刘的庙祝，坐在院子里的祀天坛，双方比手画脚讨价还价。

拐子刘的左脚天生残废，脚又瘦又小皮包骨，因此利用双头拐走路，所以叫拐子刘。

可别让他的残废左脚愚弄了，认为他孤苦可怜。其实他年近四十，吃得好穿得暖，好酒好色，运拐走路健步如飞。而且，他是江浦地方的混混头头。

一个残废而成地方混混头头，可知必定有过人之能，左脚虽残，仍然可以降伏一些城狐社鼠。

“二两。”柳思在原来的一铤银子中，再加了一铤，“午正之前，必须获得正确的消息。小小的县城，三五个人片刻便可跑遍，你不能太贪心，见好即收。巡缉营换一个人来找你，你不但一文钱也得不到，恐怕还得倒贴不少银子。你知道，巡缉营的人只向别人拿钱，从不掏腰袋向你们这种人买消息。”

“你少来唬人。”拐子刘奸笑，“巡缉营的人，从不过江来这里没有油水可捞的地方走动，你不要假借他们旗号行骗，我会上当吗？再加十两，我多派几个人。”

“你不信我的话吗？”柳思也邪笑。

“我该信你的话吗”

“好吧！不信就拉倒。”柳思拾回两铤银子，“不信我的话，会走霉运的。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我另找高明。你瞧，让那位大爷找你。”

扭头一看，拐子刘打一冷战。

无情剑颜士杰，正神气地踏入庙门。这位南京名号响亮的走狗头头，对南京附近的蛇鼠，有深入的了解，找上拐子刘并非奇事。

“咦！你也来了？”无情剑看到柳思，颇感惊讶，“你是徐州人怎么知道江浦城的蛇鼠？”

“我是包打听，当然知道找蛇鼠的门路。”

柳思挺身而出：“这臭拐子说谎，他说你们不会过江来找财路，他说你们……”

“该死的！我什么也没说。”拐子刘惊恐地跳起来分辩：“你

不要睁着眼睛说瞎话造谣，我……”

“不要说了，没你的事。”无情剑沉声叱止，转向柳思脸一沉：“你不去寻找白发郎君，在这里干什么？”

“我一个人，人地生疏，如何去寻找？”柳思大声抗议：“我正在找人相助呀？自掏腰囊找这个残废，要他多派几个人，寻找白发郎君的下落，不信你可以问问他，他还在狮子大开口敲竹杠呢！”

“他要你找什么人？”无情剑向拐子刘厉声问。

“找……找一个少年白发的人……”拐子刘急急回答，盯着对方的佩剑打冷战。

“别听他的，我有事找你。柳思，你走。”

“走就走，我另找门路。”柳思昂然举步。

跨出庙门，本来就在庙门外探头探脑的一个顽童，闪在旁冲他嫣然一笑，脸上肮脏，五官却出奇地秀气。

是在江东老店食厅的三个矮小旅客之一，这时改扮成顽童却也神似，身材本来就矮小，扮顽童甚合身分。

“原来是你，你的胆子不小，混进城里来啦！”柳思一面走，一面扭头向跟来的谭姑娘说：“刚才那位无情剑，是你们九华剑园的死对头，力主铲除九华剑园的祸首，你是跟踪他的？”

“我跟踪你。”

“不要浪费时间，小姑娘。”

“你真的什么都不管，只想冷眼旁观吗？”

“没错，只想冷眼旁观。”

“柳兄，你对九华剑园到底有何不满？”

“我对任何野心勃勃的大豪霸都不满。”

“柳兄，巡缉营残民以逞……”

“他们也在付出代价，不是吗？好像你们还没找到可以对付八表狂龙的人，绝剑狂客似不比你高明，他恐怕连西岳炼气士也

应付不了。高估些，他或许可和丧门恶煞拼个平手。”

“所以我们避免决战呀！”

“可不要让那条狂龙，把你们逐一蚕食了。不要跟着我，老凶魔来也，我怕他。”

对面，要命阎王快步冲来。

柳思往街右的小巷一钻，老鼠般窜走了。

摄魂骷髅与月华仙子会晤，并没商妥合作事宜，被扮成村夫的柳思一搅和，所有的人一哄而散。

谭姑娘兰心蕙质，大胆地认定村夫是柳思。两个老凶魔是老江湖，居然毫无所觉。

要命阎王不曾参与江边之会，更不知道柳思有出神入化的易容术。而柳思回城之后，立即以本来面目出现，要使阎王一眼便看到了他，不假思索地急起直追。

发现八表狂龙的人，当然非追不可。依老凶魔们估计，八表狂龙一群走狗，应该还在凤阳附近逗留，与九华剑园的人拼死活，目下眼线居然在此地出现，必须擒到活口问口供。前几次都被柳思走脱，这次应该不会落空。

柳思直奔城西，奔至凤凰山的南麓。一条登山小径穿林越坡，满山青绿，到处都可以藏匿，满山乱窜，上了年纪的人，绝难与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追逐不休。

柳思却无意摆脱老凶魔，引诱老凶魔出城入山。

这种小土山在他眼中，并不比在平地奔跑更费力。而追他的要命阎王，却愈来愈感到吃力，浑身汗水，气喘声隐约可闻。

小径穿越松林，他在一处平坡止步相候。

空山寂寂，四下无人，但林间有鸟雀悦耳的鸣声，蝉声也震耳，并非真的空茫死寂，只不过听不到人声而已，他俩是仅有的闯入者。

“呵呵！老家伙，你还不死心吗？”他等要命阎王到了十步外，大笑着双手叉腰迎客，“赶快调和呼吸，你像一头快要断气的老牛。”

他虽然也汗透胸脯，但脸不红气不喘，笑声和说话中气充沛，精神抖擞浑身活力。

“好不容易发现你这个走狗眼线，不把你弄到手怎肯甘心？”要命阎王说话有点走样，气息不顺就有这种现象发生，“哪怕要追你到天尽头，也要将你弄到手。好小子，你跑不掉的，我要命阎王决定要谁的命，绝不会让那个人活着。呵呵！老相好，你就认命吧！”

“他娘的老混蛋，你似乎认为吃定我了。带你奔跑了七八里路，没跑断你的老骨头，表示你运动量还不够，我就陪你玩玩，好好让你松松筋骨，打！”

说打就打，像个莽村夫冲上，劈面就是一拳，黑虎掏心走中宫强攻，而且有的是左拳。

“手到擒来，哈哈……”要命阎王欣然怪叫狂笑，右手一抄，金丝缠腕疾扣他的脉门，五指如钩真力爆发。

狂笑声倏然终止，老凶魔的右手脉门，反而被他反扣住，猛然将老凶魔拉近，一记短冲拳狠狠地捣在老凶魔的肚腹上，可怕的劲道直撼五脏六腑。

打击之快，有如迅雷疾风，每一击皆真力爆发，重如山岳无可克当，一连数记拳掌着肉，老凶魔成了铁匠的大铁砧。

砰一声大震，要命阎王终于被打倒地地。

“哎……唷……”老凶魔忍不住发出痛苦的叫喊，晕头转向挣扎而起。

柳思本想再加以痛击，扭头回顾，突然撒腿便跑，这次速度慢了许多。

要命阎王竟然没看出有异，认为是一时大意，被柳思凑巧击

中丹田要害，与武功的高低无关，大意与凑巧造成意外，阴沟里翻船而已。

“我要活剥了你……”老凶魔厉叫着狂追。

柳思是向山下逃的，绝非心中害怕昏了头，急于逃命跑错了方向，他应该向山上逃，逃到巡缉营的人歇息处，让八表狂龙与老凶魔了断。

他脚下沉重，像发了疯的牛。

要命阎王也好不了多少，脚下不稳，有点歪歪倒倒，似乎随时皆可能失足摔死。

接近山脚，右侧的灌木山坡地人影来势如电。

“柳不思，往这边来！”喝声似炸雷。

柳思不假思索地离开小径，冲向山城。

要命阎王神智一清，脚下一慢，看清了来人，大吃一惊转身窜走，钻入另一侧的茂密树林。

来人是八表狂龙，难怪要命阎王望影而逃。

八表狂龙知道无法追上老凶魔了，并不知道要命阎王已到了油尽灯枯境界。

“你怎么把老凶魔往这里引？”拦住了柳思，八表狂龙怒形于色，“消息一走漏，咱们岂不白忙一场？哼！你是返回禀报消息的？”

“我只顾逃命，哪配将老凶魔引来？幸好他老了，我年轻力壮……”

“闭嘴！我要消息。”八表狂龙打断他的话。

“消息？什么消息？”他装糊涂。

“混蛋！我要你去找白发郎君，打听有关那个神秘人物的底细，你忘了？”

“原来你指这个消息呀？我没忘。”他故作恍然状，一脸受了委屈的无宰相，“我就是有了消息，才赶回禀报的。”